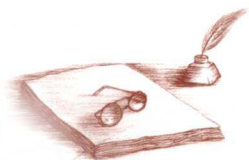


The Narrative
of
John Smith



Arthur Conan Doyle

约翰·史密斯的告白

〔英〕柯南·道尔 著
李耘 张芸 译

外语出版公司

约翰·史密斯的告白

[英] 柯南·道尔 著

李耘 张芸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约翰·史密斯的告白 / [英] 柯南·道尔
(Conan Doyle, A.) 著; 李耘, 张芸译. — 海口: 南海
出版公司, 2011.12
ISBN 978-7-5442-5293-5

I. ①约… II. ①柯…②李…③张… III. ①长篇小
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28026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1-163

约翰·史密斯的告白

[英] 柯南·道尔 著

李耘 张芸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马秀琴 刘灿灿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00毫米×1120毫米 1/32
印 张 7
字 数 140千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5293-5
定 价 29.5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前 言

在《闲人》杂志上一篇名为《我的第一本书》的文章中，柯南·道尔回顾了自己早年作为一个雄心勃勃的青年作家的奋斗历史。他提到一部手稿在寄给出版商的途中丢失，并夸张地写道：

那件事糟糕透顶！出版商说他们从来没见过那部稿子，邮局寄来无数的蓝色表格证明他们与此无关，从那以后一直到今天，再也没有人听说过关于这部手稿的只言片语。

这部作品就是《约翰·史密斯的告白》，一部含有“个人——社会——政治”性质的小说。当时，柯南·道尔住在

朴茨茅斯郊区的南海，正着手打造自己医生兼作家的身份。一八八一年六月，在爱丁堡大学学习五年之后，他拿到了医药学士和外科硕士学位。毕业后，先在船上做了一段时间医生，然后跟爱丁堡大学的同学乔治·巴德合伙开了一家短命的诊所。一年后，柯南·道尔来到南海，在布什山庄一号赁屋而居，下决心开始全新的职业生涯。“我租下了我能找到的最中心的房子，”他给一个朋友写道，“成败在此一举。”^[1]诊疗室里放着价值三英镑的家具，一张床，一盒牛肉干，两个黄铜大盘子，上面有我的名字。”^[2]

虽然资历、精力和经验都不错，但柯南·道尔还是遇到了不少挑战。人生地不熟，没多少钱支付开展事业所需的开销。家中的情况也增加了他的压力。父亲查尔斯·道尔多年来饱受健康不佳和酗酒成瘾的折磨，住进了一个柯南·道尔称之为“疗养院”的地方，让本来就不稳定的家庭财政更加不堪重负。作为已成年的儿子，柯南·道尔成了这个辛苦挣扎的大家庭实际上的家长，责任时刻要铭记在心。“家道艰难，对我来说也许正是一件好事，”他写道，“我自由散漫，虽精力旺盛但有些鲁莽，做事不计后果，而现在需要的正是精力和勤奋，我一定要努力才能达到目标。母亲那么出色，我们

不能令她失望。”^[3] 他的两个姐妹在葡萄牙做家庭教师，寄回收入贴补家用。柯南·道尔也尽了一己之力，寄钱回家希望能负担十岁的弟弟英尼斯的费用。他在写给家人的信中，巨细靡遗地讲述了自己的努力和获得的成就。他常常一条一条地列出自己的支出，以及从行医和写作中获得的收入。正是这些信件，让我们了解到他是如何维系一份摇摇欲坠的事业的。

到一八八四年，柯南·道尔终于可以骄傲地告诉母亲，在南海已经有一百户居民聘他为家庭医生，而且是唯一的。但在一八八二年和一八八三年，病人真是少得可怜，尽管一八八三年有格雷沙姆人寿保险公司雪中送炭送来的一笔体检生意，他主要还是靠写作挣得些额外的收入。从他一八八二年写给家人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那个时期的写作收入并不丰厚，但已经非常重要：“这个时候我们还得靠文学为生——昨天我拿到了一篇摄影文章的校样——稿酬不多，我敢说只有一个英镑。”^[4]

十年后，柯南·道尔彻底弃医从文，他把这个决定称为“我生活中最为喜悦的伟大时刻之一”。但在南海时期，他只能把自己的劳动和热忱平分给医学和文学。二者时而相辅相

成，时而水火不容。（“很难说哪一方面更受折磨。”后来他开玩笑说。）

从学生时代起，柯南·道尔即开始创作短篇故事和诗歌，时不时地给杂志投稿碰碰运气。其中一篇，在一八七七年末一八七八年初寄给了爱丁堡著名的《布莱克伍德杂志》*。这篇《幽灵农场戈索普——一篇真正的鬼故事》未能发表，手稿在杂志社的档案中尘封了几十年无人知晓。他第一篇成功的作品受到了埃德加·爱伦·坡的强烈影响。作品名为《神秘的瑟萨撒山谷》，发表在一八七九年九月六日的《钱伯斯周刊》**上，稿费还不错，一共三个畿尼。“拿到那张小小的支票，就像野兽第一次尝到了鲜血的滋味。”他在一次采访中说，“不管我碰到过什么样的挫折——天知道挫折可真不少——这证明我还有能力赚到金子，我的内心呼唤我再来一次。”他的文章也开始发表了，有的是为了证明他的专业地位，没有报酬，比如发表在《不列颠医学期刊》和《柳叶刀》杂志上的；也有一些有稿费，比如在《不列颠摄影期刊》上的。

* *Blackwood's Magazine*, 1817年创办于爱丁堡的著名文学杂志，很多大作家都为其撰稿，政治趣味偏保守。——译者注，下同

** *Chambers' Journal*, 一本十六页的周刊，由爱丁堡的威廉·钱伯斯创办于1832年。

一开始投稿的失败，并没有打击他的信心。他跟《伦敦社会》的编辑詹姆斯·霍格这样的人取得了联系，并从中受到鼓舞。霍格是最早对年轻作家表示关注的编辑之一。至一八八三年，刊登过柯南·道尔作品的杂志有：《一年到头》《布莱克伍德杂志》《伦敦社会》《钱伯斯周刊》《法庭》《好言》《青少年之友》。不过，真正代表柯南·道尔早期成就的，是发表在《谷山》*上的《哈巴库克·杰弗森的证词》。《谷山》是英国最有名的文学杂志，由史密斯和埃尔德公司的乔治·史密斯发行，一八四二年该公司由于出版了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名声大噪。柯南·道尔的成功加固了他与编辑詹姆斯·佩恩的关系。他对詹姆斯·佩恩仰慕已久，詹姆斯·佩恩将他正式引入了伦敦的文学圈。

不过，成功也伴随着烦恼——当时像《谷山》这样的杂志通行的做法是，匿名发表作者的作品。由于没有什么依据，评论家们往往把柯南·道尔的作品当成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的。柯南·道尔为此喜忧参半。喜的是斯蒂文森和爱

* 《一年到头》(*All the Year Round*)、《法庭》(*Temple Bar Magazine*)、《好言》(*Good Words*)和《青少年之友》(*Boy's Own Paper*)等都是当时畅销的期刊；《谷山》(*The Cornhill*)是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文学杂志，卡莱尔、罗斯金等大家为该杂志撰过稿。

伦·坡都是他崇敬的作家，忧的是这对于打开自己的知名度毫无帮助。一九〇七年，在出版关于作家与写作的作品《穿过神秘之门》时，柯南·道尔说：“那种惯例极其不公，它堵上了年轻作者提升的全部道路。”《哈巴库克·杰弗森的证词》让他认识到，短篇小说对于实现严肃的文学理想毫无用处。“重要的是你的名字得出现在一本书上，”在一八八四年四月写给家中的一封信上，他说，“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你的个性，成功还是失败全在于此。”^{15]}

《约翰·史密斯的告白》是柯南·道尔第一次尝试从短篇故事作者向小说家的转型。从一八八三年的一封信中，看得出他对这项冒险的信心与日俱增。作品的独创性也给了他信心，虽然他还不清楚这种独创性会带来赞美还是批评：

我为什么不能在文学领域有所作为？我很清醒……
我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只要能够立足，它就会让我在一群高手或庸才中脱颖而出。^{16]}

但是，他的自信起伏不定，偶尔也会怀疑自己的写作技能。一八八四年四月的一封信中，他向母亲承认：

有时我非常自信，有时非常不自信。我知道写短篇对我来说易如反掌，可我是否也能写长篇呢——是否能
让情节延长而不致弱化——是否能让人物的个性始终如一——这些问题真是困扰我。^[7]

这部作品中，情节描写和人物塑造微乎其微，内容无非是二十出头的柯南·道尔对时下争论的某些话题长篇累牍的看法，借由约翰·史密斯之口来表述。他是一个五十岁的中年人，由于病痛不得不在家休养一星期。这些看法大多以内心独白的方式呈现，偶尔也通过史密斯与医生或其他人物的对话来传达，但那些人物都可以视为他自身的一种延伸。《约翰·史密斯的告白》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一位年轻作家的观点和想法，这个作家，不久之后创作了文学史上最著名也最令人难忘的人物：歇洛克·福尔摩斯。

一八八三年，二十三岁的柯南·道尔试笔《约翰·史密斯的告白》时，已经卖掉了一部作品，引起了某些评论家的注意。这就是《北极星号船长》，一个以他在北极的旅游经历为基础的鬼故事。那年春天，他开始写《告白》这篇小

说，其间灵感突发写了那部突破性的《哈巴库克·杰弗森的证词》——来源于玛丽·塞莱斯特号*的神秘事件。^[8]可当转过头来写完这篇小说寄给出版商后，手稿却从此销声匿迹了。“不，我没有找到可怜的约翰·史密斯，”他给母亲写信道，“我后来想凭记忆重写，可手边的事情太多了。”^[9]

史密斯一生去过很多地方，经历过不少事情。现在，他业已中年，因痛风而在寄居的房子里卧床休息。他的时间主要用来交谈，对象包括他的医生、女房东、一位邻居和一位退休军官房客；他也常常独自思考，各种各样的话题组成了这部作品的主题。疾病占据了她的全部心思，话题因此扩展到对医疗、科学和人性的思考。作品中也不乏关于宗教的讨论，以及各种各样跟文学有关的看法。

通过史密斯及其他人物，柯南·道尔彰显了自己的观念。《约翰·史密斯的告白》实际上很像一部半自传体小说。柯南·道尔成长在一个严格的罗马天主教家庭里，虽然经济拮

* 玛丽·塞莱斯特号是一艘双桅帆船。1872年，有人发现该船在大西洋海域全速驶向直布罗陀海峡，船上空无一人。后来常常被认为是鬼船的原型。

据，母亲仍竭尽所能让他在英格兰北部兰开夏的史东尼赫斯学校接受了良好的耶稣会教育。但就是在这所学校，他开始跟伴随自己成长的教会决裂。“什么都比不上耶稣会教义那么顽固不化。”他在自传《回忆与冒险》中写道：

我记得那时我还是个小伙子，有一天听到那位极端的爱尔兰教士墨菲神父宣称，所有教堂外面的人必将遭受天谴，我满怀恐惧地抬头看着他。从那一刻起，我和那些引导我的人之间出现了裂缝。

虽然并没有成为一位无神论者，但他拒绝教会的绝大多数教义和有组织的宗教本身，一直在寻找一种能跟他所受的科学和医学教育相容的信仰。在写作《约翰·史密斯的告白》时，他开始研究精神现象，最终在一九一六年接受了唯灵论的学说。

《告白》的主题隐含着自传的性质，相关例证可以从正文的注释中看到。柯南·道尔希望读者看到医生这一职业的崇高性，虽然他也抨击医学知识的不完善之处，强烈批评将现有理论视为不可动摇的科学体系的矫揉造作。除了对

巴斯德*关于微生物和抗体的新观点的肯定，他还非常推崇当时极富争议的进化论之类的学说。与那些偶尔从科学角度反对这些学说的人不同，他更厌恶有组织的宗教的自负和顽固——比起教会的陈规教条，他从医药的玄学中找到了更为真实的宗教情感。他引用几十位思想家的言论来驳斥教会的教义。书中，史密斯跟一位来访的神职人员辩论，令后者愤然离去。这个情节可能源自柯南·道尔在南海的真实经历。

史密斯虽已届中年，但他的观点和热情都属于一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因此在生活、社会交往和人性等方面还不够成熟。柯南·道尔终身信奉书中的一些观点，但并非所有。一九一〇年，他给伦敦圣玛丽医院做了一次名为“医学罗曼史”的演讲，^[10]相当谦恭地回顾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他在爱丁堡大学与同侪将科学视为世间万物的答案。第五章中，史密斯又回到人性这个话题，称女性为“男性的补充”。如果柯南·道尔当时持此种态度，他在后来的作品中却不是这样描绘女性的。这也与他当时对母亲玛丽·弗利·道尔的看法有所不同。他的母亲比起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多数女性，受

* 路易斯·巴斯德 (Louis Pasteur)，法国微生物学家、化学家。

教育水平要高，个性和意志要强。实际上，在柯南·道尔有了更多人生经验之后，他作品中的一些女主人公是非常独立的。

一个更为重要的主题——帝国和民族，出现在第二章，并且一直持续到全书结尾。柯南·道尔成长于大英帝国的全盛时期，读了不少与此相关的小说，比如 G.A. 亨蒂* 的作品。这个主题在他前面的作品中并没有涉及，但在这部小说中，常常通过史密斯楼上的退休军官之口来展开。两个人都不好战，虽然在一次虚构的俄国对亚洲的侵犯中，少校愿意甚至是急切地想要诉诸武力。不仅是史密斯，连那位少校也用坚定的言辞描绘了战争让人类付出的代价，以及帝国官僚主义的愚蠢。小说中的史密斯，一个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殖民地的人，深信殖民地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无论是它最好的方面，还是最糟的方面。柯南·道尔还预见到在遥远的将来，大英帝国不过是世界上四大势力中的第三位，不仅位于美国之后，也位于中国之后。即便如此，在最后完成的第五章的最后几页，作者还是为殖民地战争写了一首吉卜林式的赞歌

* 乔治·阿尔弗雷德·亨蒂 (George Alfred Henty)，英国小说家，作品多为殖民主义唱赞歌。

《迪克下士的晋升》。这首诗后来也出现在柯南·道尔的其他作品中。

即便富于激情和理念，《约翰·史密斯的告白》仍明显缺乏讲故事的技巧，而讲故事的技巧恰恰又在柯南·道尔后来的作品中非常突出。这一点和十年后的《斯塔克·芒罗书信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者在那部作品里使用了早期手稿中的很多观点和情节。斯塔克·芒罗医生是一个闯荡世界的年轻人，对于他的思想和哲学观点的大段描述，让人感受到探索的乐趣，但在较为年长、被疾病所困的史密斯身上，相同的描写则给人以卖弄之感。“你把好好的一堂讲座变成了一堆故事，”歇洛克·福尔摩斯有一次向华生医生抱怨。他自责在叙述一个案件的时候“迎合了大众的趣味”。根据那个标准，福尔摩斯会更喜欢《约翰·史密斯的告白》，而大部分读者则会被《斯塔克·芒罗书信集》的精彩描写吸引。

不管怎样，《约翰·史密斯的告白》为我们了解柯南·道尔的早期生涯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而且至少也给了职业作家一个重要的启示：他并不害怕放弃失败之作，也勇于在其中找到日后可能有用的元素。从后来柯南·道尔对于《告白》的评价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非常清楚这部作品的缺点。实

际上，他为此感到羞愧。在发表于《闲人》杂志上的文章中，他又一次提到这部丢失的手稿，也许是为了警告其作品未来的编辑者和研究者，他写道：“我必须老实承认，如果有朝一日这部稿子再度出现——以出版物的形式，那对我的打击会比它的丢失严重得多。”

那么，为什么他要费神去重写一部当时就心存疑虑的作品？虽然他在回顾这部作品时有非常苛刻的评价，虽然他一度抛弃了这部作品——出于未知的原因——但在完成重写工作之前，至少他还是相信保留这部作品是有价值的，并且开始着手重写。实际上，从他后来的作品（《斯塔克·芒罗书信集》《穿过神秘之门》以及注释中提到的其他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相似的地方，甚至是逐字逐句的照搬，这都跟他对这部作品的贬低不相符。

对于柯南·道尔来说，《约翰·史密斯的告白》是一部仍在写作过程中的未完之作。虽然柯南·道尔对于是否将其出版考虑再三，但它肯定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作者如何成长为一名作家，也给了我们足够的理由让它以出版物的形式再度出现，即使这违背了作者的意愿。

